

# 试论使动句和意动句

王 重 刚

使动句和意动句是古代书面语中常见的规律性很强的特殊句式，因它们不合乎一般的句式表达规律而有其自身结构和规律，如果不了解其特性，不掌握其规律，阅读、理解、翻译，势必形成障碍，不是讲不通，就是理解有错误。这两类句式不太合今天语言习惯，固然增加了理解的难度，但不应视为麻烦和累赘。这正是我国语言具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力的例证。而且这两种语句的表意手段、表达方式在今天的语言词汇中还有其痕迹，如：丰富词汇、纯洁语言、振兴中华、治国安民、绿化祖国、美化环境、两全其美等都是使动意思；又如：急人之困、先人后己、席地而卧、视死如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等都是意动意思。不过，它们表达清楚，理解较容易。但使动句和意动句在文言文中却较难理解。而且历来的古汉语书著都以“词性活用”一说，一笔带过未作详述和研究。它们究竟是词性问题，还是语法问题；它们产生的历史、变化、形态怎样；它们和一般动宾句有何区别。本文试图从语法的角度从这三个方面作些探讨。

今天的白话文是古代文言文的发展和延续，在词法和语法上古今语言有继承性和共同性，而且因为词法和语法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如果我们从语法角度比较古今句式结构的异同，着重研讨这两种句式的特殊规律，必然会有助于把握这一难点。为了说明简便，本文用下列符号和线条表句子成分：=（主语），—谓语句，~宾语，·补语，（ ）定语，〈 〉状语，∩兼语。

—

使动句和意动句在古代书面语中虽早已存在，但从汉到明清历代疏家注释都偏重文字、音韵的考订，训诂中字句的解释往往是笼统地说明语意，不可能从语法上作解释。现代一些读本和著作都引进了语法这一工具，注意了这两种句子的特殊性，但绝大多数都是用“词语的变性和活用”<sup>①</sup>来解释。这是把使动句和意动句停滞在词法的水平上进行判定。但词性的变化和活用并非都是使动和意动，因而这一归纳和定论并不具有普遍性。由于“词法和语法有互相依存的关系”<sup>②</sup>，因而目前流行的一些古代汉语著作对使动句和意动句的归类和处理很不统一，它们有三种情况：绝大部分都从词性变化角度，归入词法范围处理<sup>③</sup>，有一部分著作归入语法范畴，但归类分目上却认为是词性活用而引起“词义的引伸转变”<sup>④</sup>。这实际上还是把使动句和意动句作为词法来解释处理的。第三种情况是近年来个别著作把词类活用列

为文言词法，而把使动和意动列为文言句法中的特殊句式来处理<sup>⑥</sup>。这些归类因都不是专题论述，并未说明处置的理由。

在探讨这两种语言现象时，我们应严格而明确地把它们归属于一个确定的同一范畴，才更有助于认识其本质特性和外部结构。这样，才能统一一些概念，缩小一些分歧。“语法作为语言学的术语，一般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指研究词的变化和联词成句的科学，一个是指语言的语法构造本身”<sup>⑦</sup>，即是说，语法学分词法和句法两部分。“词法研究词的结构规律、词的语法类别和特征等，句法研究词组、句子的组织规律，如词组、句子的结构和类型等<sup>⑧</sup>。因而词法和句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是，“绝少的句子是由一个词单独构成的，绝大多数的句子都是由词与词结合起来构成的。在一个句子里，词与词结合起来就发生各种关系。研究词与词的组合及其间的关系就是造句法的一个任务”<sup>⑨</sup>。因此，我认为应把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提升到语法句型的高度来加以研究。其理由如下：

首先，“由于汉语的词形变化不丰富，划分词类的主要根据是词的组合能力和充当句子成分的能力（功能）。”<sup>⑩</sup>文言文中词类的划分，古今语言一脉相通，只有稀微差异，代词归入虚词，多了一个兼词。

文言词类 { 实词：名、动、形、数、量；  
          { 虚词：代、副、连、介、助、叹、兼词。

这就没有必要再列名目了，如再列一个使动词、意动词的词类，就显得繁杂了。

其次，由于词性的划分主要是按词义和词在句中的职能来定的，这就是词有定类。文言文中的词性变化在词类中不是普遍现象，仅仅是少数词（主要是少数名词和少数形容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偶然发生的现象，即是说，词性变化是通过句子形式，以语法为桥梁表现出来的，该词一旦离开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句子），也就失去了词性变化的条件了。如“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马中锡《中山狼传》）。如果“生”“死”“骨”“肉”不组合在一起，如果它们离开句子，它们就“活”不起来了，那就成了两个动词两个名词四个概念的词了。因此，词性变化离不开句子，不应使人误认为文言文中还有一种单独存在的使动词和意动词，也不应把词性变化作为判断使动句和意动句的唯一标准。

第三，词性变化是使动句和意动句特征之一，但并非所有词性活用都是使动句和意动句，而且有些使动句和意动句的谓语本身就是动词（主要是不及物动词），本身并无词性变化。如“连衡而斗诸侯。”（贾谊《过秦论》），“哀斯墓之徒有其名”。（张溥《五人墓碑记》）

第四，我国古代书面语言中单音词特别多，词的搭配组合十分灵活，表现力极为丰富。使动句和意动句中的谓语已不是单个的、组成句子最小单位的词了。如“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耳。”（《史记·商君列传》）。这里的“强”与“国”组成了词组，但又不是偏正词组，而是动宾词组表使动关系了。如果“强”离开这一句子或不组成词组，它就是另外的词性和意义了。词组，已是一个复合概念，已具有语法形式和意义了，特别是主谓词组和动宾词组已具有能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已具句子资格了，只不过有时纳入另一个句中而丧失自己独立成句的资格罢了。因此，不应再在古汉语词的分类上再划出使动词和意动词，目前提使动用法意动用法较为流行，我认为提使动谓语和意动谓语为好，而且把这种有

使动关系和意动关系的句式纳入特殊的动宾句式中去较为妥当。

## 二

既然使动句和意动句是属于语法范畴的句式问题，为什么说它们是特殊的动宾关系的句式呢？

我们知道，汉语语法的基本特点是词序比较凝固，一般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谓语在前，宾语、补语在后。如：

1. 庖丁解牛。
2. 邹忌讽齐王纳谏。
3. 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4.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5. 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向然。

不管其句子长短或句式怎样，主语在前，是谓语陈述的对象，表谓语说的是谁或什么；谓语在后，是陈述主语的，表明主语是什么或怎么样；宾语在动词或介词之后，表动作涉及的对象。这样的语序特别固定。当然有时为了突出谓语或宾语而形成主谓倒置和动宾倒置，但这种倒置句式是较为少见而且是有如下条件的：

一是感叹句，为了把强烈的感情突现出来，谓语前置了。如：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黄宗羲《原宗》）

二是疑问句，为了加强疑问的语气而把谓语提前，如：“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礼记·檀弓》）。

可是动宾颠倒，宾语前置的句子是较多的。

1. 古之人不余欺也。（《石钟山记》）
2. 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后汉书·张衡传》）
3. 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左传·惠公十五年》）
4.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5. 项王曰：“沛公安在？”（《史记·项羽本纪》）
6. 宋何罪之有？（《墨子·公输》）
7. 吾谁敢怨？（《左传·昭公二十年》）
8.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韩愈《师说》）
9. 孤臣唯命是听（《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10. 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孟子·尽心上》）

以上的动宾倒置也是有条件的，情况有三种：1至4句是否定句，“不”“未”“无”等否定副词在动宾倒置中起语法功能的作用。5至7句是疑问句，宾语是疑问代词“安”“何”“谁”等。8至10句是陈述句，宾语前置借助“之”“是”“之为”“唯……是”。陈述句宾语前置都要借助一些虚词或固定结构的词，翻译时则可去掉这些起结构作用的助词，将原句颠倒的宾动关系倒置过来。而使动句和意动句却与此相反，原句无需外来助词起作用作标记，译时却要把动宾顺序倒置，要加上“使”“让”“叫”等介词和“以……为”、“把……当作”等固定结构。一般定为“使+宾+动”和“以+宾+为+动”格式。

我们可不可以认为：使动句和意动句实际上就是古代书面语言中形式上未倒置的动宾关系而实际上意义上应倒置的原始句式呢？即是说，它们是不借助“使”“以……为”等虚词结构而让动宾倒置的一种句式。说它们原始，第一，其它动宾倒置都要借助其它助词，而使动句和意动句却无需外力，句型简捷而古朴。第二，它们保持了汉语“主语——谓语——宾语”这一结构较为固定的特性。后来语言发展了，表现力丰富了，句子不是单一的“主语（主事）——谓语（施事）——宾语（受事）”的格式，而出现了“主语（主事）——谓语（受事）——（使）宾语（施事）”的句式。这种让受事的宾语变成动作的发出者的句式，意思变化了，语意复杂了，但古人仍让使动句和意动句以习惯的动宾词序出现，这样不但合乎常规，也保持其古朴特性，而且既简炼又紧凑。第三，这种古朴而凝炼的句式在先秦诸子散文中使用率特别高，有时简直到了“贯牍连篇”的地步。《老子》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今天对作者及成书年代虽有分歧，但一般确定为战国后期作品<sup>⑩</sup>。原书文句古朴，简短有韵。第三章全文三句，其小分句基本上由使动句组成：

不上贤，使民不爭；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心不死。圣人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为，则无不治。（朱谦之撰《老子校释·三章》）

同一篇文章，有用“使”和不用“使”的两种句型，三言四言交替，使文句有变化。

如果《老子》一书后人有所增删之嫌，那么一九七三年雀山汉墓竹简中发现的《孙臆兵法》的竹简，就较完好地保存了这种古朴句式：

……积故积之，疏故疏之，盈故盈之，虚故虚之，径故径之，行故行之，疾故疾之，徐故徐之，众故众之，寡故寡之，佚故佚之，劳故劳之，……敌积故可疏，盈故可虚，径故可行，疾故可徐，众故可寡，佚故可劳……（文物出版社《孙臆兵法·积疏》）

这是一篇谈用兵积与疏、盈与虚、径与行、疾与徐、众与寡、佚与劳两者矛盾相互转化的文章。“积故积之”——（兵力）能够集聚就使它集聚。“敌积故可疏”——敌人兵力聚集可以使之分散。这种用一连串结构相同的整句排列，在语言形式上整齐均称，在音节上和谐明快，表达效果上显豁畅达一气呵成，易于上口，很有气魄，有特殊的文采和修辞效果。句型上有两种：一是“积之”——动+宾；一是“疏（ ）”——动+（宾），省宾语，两种句型都不借助其它虚词。

从现存的甲骨、金文尚书等古代文献看，使动句和意动句还未出现，即使有表使动意思的句子，却未形成使动句型。

但战国时期诸子著作中则大量出现用“使”和不用“使”之使动句。以《荀之·天论》为例：

天行有常……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贪；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

……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谓天之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

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

同一篇文章，除了“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和“如是……则（使）天地官（各尽其职）而（使）万物役（为人类所利用）矣”外，大量保留了我们现在所称的两种类型的使动句：“则天不能病”——使之病；“圣人清其天君”。照此看来，这种动宾关系粘贴得如此紧密而表达的意思又比一般的动宾关系较为复杂的句式，在战国末期诸子著作中才定型、运用，这是符合语言由简到繁的一般规律的，这一发展变化既遵循了汉语词序较固定的法则，又反映了语言并非一层不变，而是凝固中求变化多样的实际。

既然这种句子的动宾关系是让动宾颠倒的动宾关系，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使+宾+动”或“以+宾+为+动”的格式呢？我认为原因有三：第一，“语法构造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它在语言中已是根深蒂固，所以它的变化比基本词汇的变化更慢”<sup>⑩</sup>。古汉语虽以单音词占优势，搭配灵活，但谓宾直接粘贴的结构十分凝固简洁。“治之”“美我”，已约定俗成，易于理解，用不着倒置，因而也不借助别的助词作标记。第二，现存的的古文就是当时口语的书面摘要记录，即使口语中已出现“使+宾+动”“以+宾+为+动”的句式，但因古代书写工具的限制，文字难写，不得不“惜字如金”，因而能省则省，能简则简。第三，还有修辞上文采上的需要，保持简洁古朴的句式，让名词、形容词作动词谓语使用，使文句典雅多姿。所以这种句式汉代以后文中出现的频率虽然少了，但因我国历代文人学士好古成风，爱把拟古文章视为正统文风，因而即使书面和口语中都产生了“使+宾+动”“以+之+为+动”的句式，但从汉代散文到明清的传奇中也常常出现古朴的使动句和意动句。如明代马中锡的《中山狼传》就使用了如下一些使动句。

1. 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
2. 吾终当有以活汝。
3. 乃出图书，空囊囊，徐徐焉实狼其中。
4. 先生如其指，内狼于囊。
5. 然尝闻之，大道以多歧亡羊。
6. 出我囊，解我缚。
7. 幸先生生我。
8. 又何吝一躯啖我而全微命乎？
9. 乞丈人一言而生（之）。
10. 我实生之。
11. 敢乞一言而生（我）。
12. 束缚我足，闭我囊中。
13. 其意盖将死我于囊而独窃其利也。

由此看来，使动句和意动句是我国古代书面语言中保存的极为凝炼而特殊的动宾句式。它既保持了汉语语序极为固定的特性，但又是以不变的语序表动宾倒置的变化关系。由于语言的发展，现代汉语中又派生出加上“让”“把”“叫”等使动宾颠倒的现代句型了。

### 三

一般的动宾关系的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是主语（表施事）——谓语（表支配）——宾

语(表受事)。它们的结构形式达意方式古今语言均是一致的:及物动词带宾语,宾语由名词或代词充当;双宾语中近宾指人,远宾指物;连动式句中两个谓语前后相呼应,前一谓语表方式,后一谓语表目的;兼语式句子,前一动词谓语表使令,后面宾语兼作后一动词的主语。如:

- 1.王怒而疏屈平。(谓宾)
- 2.使人遗赵王书。(双宾)
- 3.广起夺而杀尉。(连动)
- 4.秦遂使斯使韩。(兼语)

但使动句和意动句的主谓宾关系却是主语通过宾语施行动作给谓语。谓宾关系不是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使动句“就是主语所代表的人物并不施行这个动词所表的动作,而是宾语所代表的人物或事物施行这个动作”。②简而言之其格式为:“主语——(使)宾——谓”,以动宾句式表兼语式的句式。“项伯杀人,臣活之”译为“臣使之活”。

意动句的谓宾关系也不是直接的支配关系,不是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接受谓语的支配,而是主语在主观上意念上让宾语具有谓语所表示的性质、状态或感受。如“渔人(甚)异之”译为“以之为异”。

当然,谓语的词性变化是使动句、意动句的主要特征,主要是形容词、名词充当谓语的。哪些词语充当谓语,列表如下:

使	不及物动词作谓语	1.我能起死人。《吕览·别类》(使死人起生)
		2.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史记·魏公子列传》(使蒙骜败走)
		3.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司马光《赤壁之战》(使之败走)
		4.敢乞丈人一言而生。马中锡《中山狼传》(使我生存)
动	及物动词作谓语	1.晋侯饮赵盾酒。《左传·宣公二年》(使赵盾饮酒)
		2.外连衡而斗诸侯。贾谊《过秦论》(使诸侯相互争斗)
句	形容词作谓语	1.诸侯恐惧,会盟而弱秦。贾谊《过秦论》(使秦国削弱)
		2.此吾骄灌夫罪。《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使灌夫骄傲)
	名词作谓语	1.舍相如广传舍。《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使相如住宿)
		2.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史记·项羽本纪》(使我为王)
意	形容词作谓语	1.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论贵粟疏》(以五谷为贵,以金玉为贱)
		2.“王者何贵”?曰:“贵天”。《说苑·建本》(以天为贵)
动	名词作谓语	1.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伤仲永》(以之为奇,把其父当作宾客)
		2.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尽心下》(以珠玉为宝)
句	动词作谓语	1.且庸人羞之。《廉颇蔺相如列传》(以之为羞)
		2.又安敢毒耶?《捕蛇者说》(以之为毒)

从上表例句可以看出:

第一，使动句和意动句的谓语，主要是一部分动词、形容词、名词充当，宾语承前省的情况较少。

第二，当句中缺少主要动词，谓语由形容词、名词充当时，从而使形容词和名词具有动词性质，这就产生词性变化。因而这种词性变化是有条件的，也是临时性的。

第三，翻译时要借助一些介词把宾语提前。

怎样辨别使动句意动句和一般的动宾句呢？除了用语法分析句中主谓宾三者关系，用词性活用辨别动宾关系外，还要从上下文的语意加以区别。如果用一般的主谓宾关系来理解、翻译使动句和意动句的谓宾关系，就会发现有悖于原意，讲不通；翻译时谓宾作倒置或谓语的词性要有变化语意才通，那就是使动句或意动句。如：

- 1. 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一般动宾句）
- 2. 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臧，臧辞谢曰：……（同上）（使动句）
- 1. 孟子将朝王。《孟子·公孙丑下》（一般动宾句）
- 2. 武丁朝诸侯，有天下，尤运于掌也。《孟子·公孙丑上》（使动句）
- 1. （项羽楚军）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史记·项羽本纪》（一般动宾句）
- 2. 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汉书·李广苏建传》（使动句）
- 1. 沛公欲王关中。《史记·项羽本纪》（一般动宾句）
- 2. 先破秦入关者王之。（同上）（使动句）
- 1. 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一般动宾句）
- 2. 以公子少高义，为能急人之困。《史记·魏公子列传》（意动句）
- 1. 左右以（孟尝）君贱之，食以草具。《战国策·齐策·冯谖客孟尝君》（意动句）
- 2. 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孟子·告子上》（使动句）

语言是一种复杂的表意工具，但不管其复杂程度如何，它总有其一般的共有的规律可循；由于任何语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发展和演变中又在一般特性中产生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在研究语言现象时掌握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这两把钥匙，就能解开难解的结。

使动句和意动句表达意思的句法结构承袭了汉语固有的结构方式（主——动——宾），这是符合汉语词序较为固定的一般规律的；但它用名词、形容词、数词作动词性谓语，这又是它们的特殊性。

动词带宾语是常规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但使动句和意动句带的宾语，在语意上又不合常规。它们的动宾关系却是要让宾语施行动作给谓语。这种形式上顺置而实质上动宾倒置的句式，就是古代汉语由单一的谓宾顺置发展演变到谓宾倒置的过渡句型。

汉语中词序颠倒一般要借助其它虚词起结构作用，如现代语句中用“把”、“让”、“叫”以改变谓宾词序。这是一般规律，但使动句和意动句虽保留传统的谓宾词序，却不借助任何虚词，在表意上却又是动宾倒置的句子。

因此，在语法研究和教学用语中应当不再使用“使动词”、“意动词”的概念，不再使用“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这一含糊不清的用语。它们分明是古汉语中保存下来的古朴句型，是动宾顺置发展到动宾倒置的过渡句型，是古汉语中特殊的动宾句式，直捷称之为“使动句”和“意动句”最为恰当。

（下转第90页）

欣欣向荣的生命活力。而人为万物之灵，所以“天人合一”，人是为主的。这种审美心理积淀在文学作品里，以古代月景诗表现尤为突出。月亮以其外表形式特点而成为人类生活中意味深长的形式美之一，在与人类生活的多种联系中具有间接、曲折、朦胧的美的内涵。满月的玉盘，含有明亮、纯洁、圆满的涵义；新月如银钩，含有新生、幼小、柔弱的意味；月光如流水，又与人们的朦胧希望和爱情相联系，等等。月亮已成为人们审美心理的象征。“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这是思乡的含义；“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李白《把酒问月》），这是怀古的含义；“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韦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这是离别的含义。至于月亮的神话传说，更是在后代的诗歌、小说与戏曲里，成为美丽的题材，历传不衰。嫦娥，吴刚、玉兔、桂树，成为人们审美想象的媒介。我国古代诗人对月亮这一媒介物感到“特殊的愉快”，而且有赏识自己媒介物的“特殊能力”，他们靠媒介来思索、来感受，媒介是他们审美想象的特殊身体，而他们的审美想象则是媒介的唯一“特殊灵魂”（鲍山葵《美学三讲》）。在月世界里，一切自然景观物都更显得明澈莹洁，清韵迷人，而人的灵魂也得到了净化，情感为之升华。明代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里说得好：“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涧，梵刹园亭，屋庐竹树，种种常见之物，月照之则深，蒙之则净，金碧之彩，披之则醇，惨悴之容，承之则奇，浅深浓淡之色，按之望之，则屡易而不可了。以至河山大地，邈若皇古，犬吠松涛，远于岩谷，草生木长，闲如坐卧，人在月下，亦尝忘我之为我也。”这里，月亮简直是一个“移世界”的艺术大师，它给人们带来了特殊的审美感受和审美愉悦，令人神思驰骋，壮怀逸飞。王维山水月景诗多有禅境，显示出静远空灵之美。禅宗是中国式的佛教。而佛教经常谈论月亮，《涅槃经》的《如来性品》，就有大段的文字用月亮来比喻，说明世界事物尽属子虚乌有，一切都是人们心中的幻影。这里仅用喻体而言，而王维笔下的月亮更是一种象征体，它暗示了整篇作品所表现的离尘绝世的理想，在诗人是艺术构思的意念活动中，首先把它作为契合于自己主观精神的东西，以此突出诗人“虚融淡泊”的情怀，最终把客观事物消融在自己的主观意识之中。这正表现了“天人合一，以人为主”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也表现了我国的抒情写意为主的艺术传统。

（上接第58页）

#### 注 释：

- ①朱自清、吕叔湘、叶圣陶合编《开明文言读本》，民国三十年出版，及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 ②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修订本下册，第二九七页。
- ③廖序东著《文言语法分析》，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四二页。
- ④张世禄《古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第一四〇页。
- ⑤蔡镇楚编著《实用语法表解》，一九八三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第一五九页。
- ⑥岑麟祥《普通语言学》，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五九页。
- ⑦同②，第二九七页。
- ⑧同⑥，第一七三页。
- ⑨同②，第三一二页。
- ⑩顾颉刚《秦汉方士与儒生》第三八页。
- ⑪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 ⑫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上，一分册第三一四页。